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长江生态行

系列报道

重庆篇



◆长江生态行采访组 本报记者班健 刘秀凤 徐卫星 聂廷勇

山城有三层,年年登三层。一说到重庆,脑子里蹦出的印象是山城,往往忽略了它与“波涛交汇三江水”的关联。通过几天的走访,真切地感受到重庆是把山、水、城融合得如此紧密的地方,称为山水之城更为贴切。



这份获得感实实在在

“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重庆得山水而灵。在巴渝三千年历史长河中,山川相抱、渝水绕城的美丽画卷留下了太多诸如“江声带雨远来急,山气映人夏日寒”“江流自古书巴字,山色今朝画巨然”“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等唯美诗篇。

在朝天门码头,嘉陵江在此汇入长江,观音桥这头是嘉陵江,南坪那头是长江,它们在交汇处天然地划分出界限。去往三峡的游船静静地停靠在岸边,游人们团簇在江堤台阶上拍照,抓紧留住日新月异的都市掠影。

遥想过去以水运为主的年代,船上大量的货物依赖人工转运,重庆由此活跃着一群人,他们肩挑一米来长的竹棒爬上坎,被当地人称为“棒棒军”。在现在的三峡博物馆内,还陈列着这样一组照片:1932年天旱,重庆各供水站挤满了等待取水的孩子,一群“棒棒军”挑着木桶从长江、嘉陵江挑水。

如今,这个当地独有的文化符号再难寻觅,但这一江水仍源源不断滋养着这座城市,充盈着人们的生活。

夜幕时分的南山,已被通红的火锅点亮,热气腾腾、欢声笑语。从山上俯瞰城市一隅,真如同在太平山顶一览维多利亞港的夜景。而与朝天门隔江对望的地方,江北嘴的广场上尽是要着陀螺的市民,挥汗间,感受着江边吹来的丝丝清风。

这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能从每一位我们接触的重庆人身上感受到。

69岁的沈观微是土生土长的老重庆,谈起这座城市难掩一脸自豪。让他津津乐道的除了那一口重庆小面,就是几年间环境的变化。面前的河道清了,吃的水放心了,人们的幸福感提升了。2010年退休后,闲不住的他在观音桥街道富力海洋社区做起了志愿者,希望身体力行感染更多的人一同守护这片山水。



化龙湖上的“鹤桥”。

◆长江生态行采访组 本报记者班健 刘秀凤 徐卫星 聂廷勇

每天早上七点,一叶扁舟准时出现在重庆市万州港的江面上。清漂工刘松和老李站在船头,不断用网兜打捞水中的垃圾,包括树叶、树枝、杂草、矿泉水瓶、废弃装饰材料等。今天,老李还捞起了一条死鱼。

清漂是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的重要一环,通俗来讲,就是给长江做保洁。由于三峡蓄水,河床变宽,水流速度减慢,自净能力变差。为应对江面上的漂浮物,更好地保护母亲河,2003年起,万州开始开展系统清漂工作。

万州区内沿长江干流为83公里,共设有7个清漂点,每个点常年安排有两艘清漂船只进行日常保洁。到了垃圾比较多的时候,长江万州段每天作业的清漂船会达到六七十艘,除了清漂队自有船只,还会租用很多渔船等社会船只参与。

刘松说,他们每天有9个小时在江面上工作,上午7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现在还好,

夏天特别热,船头甲板上温度有四五十度,鸡蛋都能煮熟。冬天的江面上,风特别大,手也会特别冷。”刘松干清漂已经七八年了,说起自己的工作轻描淡写。实际上,清漂是个力气活,几十吨垃圾就靠清漂工一点一点打捞上来,体力消耗特别大。

干了十几年清漂工作的熊船长告诉记者,在夏季,尤其是暴雨过后,库区江面的垃圾最多,最多的时候每天就能打捞起200多吨垃圾。其余时间属于江面保洁阶段,每天也要打捞三四十吨垃圾。

提起长江万州段的清漂工作,当地人都会提起一个名字——刘古军。

刘古军出生在渔民世家,在做清漂之前,他主要在长江上跑轮渡。随着三峡工程二期蓄水,

山城明媚绿水间



守护美丽长江,重庆人付出了辛劳与智慧

顺着长江,距离主城两百多公里的万州,深处三峡库区腹地地带。三峡水库是我国重要水资源战略储备库,而重庆段占库区整个库容80%以上,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清晨7点不到,万州长江清漂队的小船已驶离万州港,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刘松是其中一员,江面打捞垃圾这份工作已干了8年。3个小时后,天也渐渐热了起来,他和同船的同事满头是汗。

这些年,采访刘松的媒体已多得数不清了,江面上的垃圾越来越少,长江的水质越来越好。

最好的证明是679公里长江流经这座超千万人口城市的旅程中,出境断面的水质要优于入境断面,常年保持在

Ⅲ类以上,基本可以达到生活饮用水水源标准。

守护美丽长江,让母亲河更清,有刘松们的一份功劳,更与重庆从上至统筹规划下到点滴行动所付出的智慧与努力密不可分。

说来也巧,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与数字“五”有不解之缘,从“五大功能区”的划定,“五个决不能”的红线要求,到“蓝天、碧水、宁静、绿地、田园”五大环保行动,重庆通过“五”让打造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目标有了明确指引。

位于渝中区化龙桥街道的化龙湖,过去由于水体流动性差,成了一潭黑臭水,周边群众反映强烈。如今,修复后

不仅是对面“重庆天地”的“水空调”,还是消防取水应急基地,同时也变身成渝中区最大湿地公园。成荫的绿树倒映在湖里,像极了一幅画,吸引了不少情侣在此拍摄婚纱照,湖上的拱桥因此有了仙名儿——“鹤桥”。

化龙湖水质变好,只是这些年水环境治理的一个缩影。在重庆全境,有无数的湖库还有河流小溪最终汇入长江,要保障长江的生态环境,就要保证它们的清洁、安全。

2013年起,“碧水行动”重点整治了污染较重的28条次级河流、主城区56个湖库。像化龙湖一样,彩云湖、华岩水库、沙坪公园碧湖等湖库都已岸绿水清,成为周边居民散步休闲的地方。与此同时,污水处理设施也正向所有乡镇、村落覆盖开来,全市的黑臭水体、水源基本消除。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齐头并进

使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时的寄语。而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轻松把握的命题。

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重要的内河口岸,近年来,重庆不仅创造并延续着西部乃至中国的经济奇迹,同时在经济发展如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行的命题上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在深入实施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下,重庆按照差异化的环境保护政策,都市功能核心区执行污染物排放总量“只减不增”,都市功能拓展区加大大气、水环境治理,城市发展新区科学利用环境承载力实现

重点开发,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保护发展区增强生态服务功能和增加生态产品供给,加强“面上保护、点上开发”。

2016年,重庆市环保局进一步对环评文件审批权进行优化调整,通过简政放权,有力地支持了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市环评审批项目涉及总投资约6848亿元,环保竣工验收项目涉及总投资约3953亿元,促进绿色发展和集群发展。

以化工产业集群著称的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年为重庆经济增长贡献数百亿元的工业产值。经开区对招商项目有一个特殊的权力就是“一票否决”,环境安全的底线不能逾越。不仅如此,

为了确保污水不流入长江,园区设置了装置、工厂、片区、经开区、河流五级防线,条条拦截。环保部门的同志说,再突发的事故污水也难逃第三关。

在经济发展与保护长江的平衡中,重庆一直坚守决不能污染长江的底线。除淘汰关闭污染企业外,重庆累计完成三峡库区约1400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重点工业企业建成水污染治理设施1700余套。

2016年,重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558.76亿元,比上年增长10.7%,较2016年全国GDP增速6.7%高出4个百分点。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动绿色发展,重庆用自身的发展经历证实了如何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得益彰。

给长江做“保洁”的人



重庆市万州区的清漂工人在进行江面保洁。

大量漂浮物出现在库区,刘古军毛遂自荐组建清漂队,担负起为长江保洁的工作。

曾有人把刘古军称为“清漂王”,因为他跑遍了万州区大大小小每一条河流,绘制了一份库区万州段水域图,把23个洄水区、27条支流熟记于心,还设置了4个漂浮物观测点。他还摸准了漂浮物的规律,教队员们用巧劲,打捞效率明显提高。

随着工作深入开展,清漂的自动化程度也在提高。记者看到,4艘机械化清漂船停靠在清漂码头,与完全靠人工打捞的传统方式不同,机械化清漂可以实现自动作业,而且能够实现边收集边压缩,有效节省空间。这样的一艘船,一天就能收集40吨垃圾。熊船长说,在江面漂浮物多的时候,这些自动化的装备就能派上用场了。

这只是三峡库区清漂工作的缩影。现在,清漂已经成为一项常态化工作。不仅在万州,下游的云阳、巫山等地也有专业的清漂队伍。自2013年重庆启动新一轮“碧水行动”以来,全市已累计清理水面漂浮物约150万吨,消落带垃圾306万吨,通过常态化清漂工作,确保了长江干流及次级河流江清岸洁。

环保,是一种责任关怀

◆长江生态行采访组 本报记者班健 刘秀凤 徐卫星 聂廷勇

21公里,是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长寿经开区)拥有的长江岸线。这座西部最大的综合性化工基地,集聚了中石化、德国巴斯夫、韩国浦项、英国BP等300余家中外企业,2016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

共生与发展,长寿经开区摸索出了一条怎样的发展路径?

1 环保“一票否决”

从重庆主城区驱车近一个小时,载着“长江生态行”采访组的车不自觉地慢了下来,此行的目的地——长寿经开区到了。

“进入园区的车辆特别是危化品运输车辆,要执行限速规定。”长寿经开区环保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园区内涉危化品企业众多,危化品年进出货量约300万吨,安全保障格外重要。

初入园区,采访组就感受到了一丝紧张的气息。在应急指挥中心,过往车辆的监控画面被实时传送到大屏幕,各厂区和道路实现无死角布控。这个集110、119、120、12369、视频监控、在线监测于一体的应急综合指挥平台,与市环保局环境风险管理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确保一旦发生事故能够

快速有效处置。

应急指挥中心大楼的后院,就是长寿区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的驻地。12辆消防车一字排开,配备了涡喷双发、三项射流、举高喷射等一批“高、精、尖”装备,射程可高达80米,为园区企业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生态环保、安全稳定成为长寿经开区立足长远发展的生命线和保障线。”长寿经开区环保局负责人介绍,从园区规划一开始,经开区就坚持把环保放在首要位置。在招商时对高污染、高风险项目实行“一票否决”,从源头上控制环境风险。在产业布局上,对产品关联度高、原料互供性强的企业及项目,集约集中布局在同一区域,缩短原料及产品运输距离,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2 五级防线

在走访中,采访组也处处能感受到园区在规划建设中所体现的环保细节,如污水管网不是埋在地下,而是像供气管道那样被架设在高处。原来,这样做不仅可以方便环保部门监管,还能及时发现堵塞问题。

除此之外,为确保极端事故状态下污水不流入长江,园区高标准建设水风险防控体系,建成从装置、工厂、片区、经开区到河流级的五级防线。

具体来说,一、二级位于企业厂区内,主要是企业配备围堰、罐区围堰和事故应急池总容积30万立方米。第三级片区区级的事故应急池分设在经开区的南区和

北区,共有4个,总容积6.6万立方米。一旦企业事故废水进入外环境,事故废水可切换到专用收集管道内,引入片区级事故应急池,进行暂存和预处理,然后通过专门管道送至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第四级是建在排洪沟上的拦截闸门,南区北区两个闸门总拦截能力25万立方米。第五级在拦截闸门下游1.5公里处,总拦截能力25万立方米。

“通过五级拦截系统层层设防,有效保障长江及下游水环境安全。”长寿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未有事故废水能越过第三级。

3 软实力

中石化四川维尼纶厂是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企业,厂区依山而建,生活区、供排水厂、码头离长江最近的距离仅百米,化工生产装置离长江超一公里。

在企业污水处理厂,供排水车间主任告诉记者,企业不久前刚投资3亿元对污水处理设施完成升级改造。改造后污水处理能力从每日1.1万吨增加到了4.2万吨,处置工序流程也大大延长,污水停留约60个小时才出厂入江。

截至2016年底,经开区及园区企业累计环保投入逾100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5座,总日处理能力达11余万立方米;累计投资15亿元,建成园区污水主管超60公里,确保管网建设与园区发展同步,实现废水全收集。

不过,在环境管理部门看来,除了硬件设施跟上以外,很多企业还亟待提升自身环保软实力。

在环境执法过程中,企业对存在的环境问题不够重视的现象时有发生。长寿区

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开玩笑说,有时候罚款不是最有效的手段,倒是向企业的上级部门反映更来得直接管用。“与国内企业相比,国外企业在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建设上要超前得多。他们把这些工作视为企业责任关怀的一部分,比如巴斯夫会要求员工每天下班前反思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

为了切实提高园区企业环境应急水平,长寿经开区开展了环境应急预案深化管理试点,对34家重点化工企业871个风险源进行评估,并制作了“一源一事一案”911个、岗位应急卡片1259张等。

中石化四川维尼纶厂环安处处长向记者展示了他随身携带的现场应急小卡片,巴掌大小的卡片上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字。

他表示,对于当班的一线操作工人来讲,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事故在第一时间应采取何种措施,卡片上一目了然。有卡片在手,可以时刻提醒工人增强应急防控意识,避免乱中出错。



重庆市长寿经开区的运输码头,对面就是搬迁过来的重钢。